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狄公傳 第十三回 雙土寨狄公訪案 老絲行趙客聞風

卻說狄公聽馬榮說出雙土寨來，心下觸機，不禁喜道：「此案有幾分可破了，你們果曾訪這人姓甚名誰，果否在寨內有幾天耽擱？若是訪實，本縣倒有一計在此，無須幫動手腳，即可緝獲此人。」喬太見狄公喜形於色，忙道：「小人訪是訪實了，至於他姓名，因匆匆尋他買貨的根抵，一時疏忽，未曾問知。不知大人何以曉得此案可破？」狄公就將宿願得的夢，告訴於他，說卜圭的圭字，也是個雙土，這販絲的人，就在雙土寨內出貨，而且又是個湖州人，豈非應了這夢？「你二人可換了服色，同本縣一齊前去，揀一個極大的客寓住下。訪明那裏，誰家絲行，你即住在他行中，只說我是北京出來的莊客，本欲到湖州收買蠶繭，回京織賣京緞。只因半途得病，誤了日期，恐來往已過了蠶時，聞你家帶客買賣，特來相投。若有客人販絲，無論多少，皆可收買。他見我們如此說法，自然將這人帶出，那時本縣自有道理。」馬榮、喬太二人領命下來，專等狄公起身。狄公知此處有幾日耽擱，當時備了公出的文書申詳上憲，然後將捕廳傳來，說明此意，著他暫管此印，一應公事，代拆代行，外面一概莫露風聲，少則□天，多則半月，即可回來。捕廳遵命而行，不在話下。狄公此時見天色不早，即在書房安歇了一會，約至五更時分，即起身換了便服，帶了銀兩，復又備了鄰縣移文，藏於身邊，以便臨時投遞。諸事已畢，與馬榮、喬太二人，暗暗出了衙署，真是人不知鬼不覺，直向雙土寨而來。夜宿曉行，不到三四日光景，已到了寨內。馬榮知道西寨口，有個張六房是個極大的老客店，水陸的客人，皆住在他家，當時將狄公所坐的車輛，在寨外歇下，自己同馬榮進了寨裏，來到客店門首，高聲問道：「裏面可有人？我們由北京到此，借你這地方住下一半天。咱家爺乃是辦絲貨的客商，若有房屋可隨咱來。」店內堂倌兒見有客人來住居，聽說又是大買賣，趕著就應道：「裏面上等的房屋，爺喜哪裏住，聽便便了。」當時出來兩人問他行李車輛。馬榮道：「那寨口一輛輕快的車輛，就是咱家爺的。你同我這夥伴前去，我到裏面瞧一瞧。」說著命喬太同堂倌前去，自己進內，早有掌櫃的帶他到裏面，揀了一間潔淨的單房，命人打掃已畢，復行出店門。見狄公車輛已歇在門口，正在那裏解卸行李，當時搬入房內，開發了車價。早有小二送進茶水。

眾人淨面已畢，掌櫃進來問道：「這位客人尊姓？由北京而來，到何處去做買賣？小店信實通商，來往客人，皆蒙照顧，後面回下點心酒飯，各色齊備，客人招呼便了。」狄公道：「咱們是京城緞行的莊客，前月由京動身，準備由此經過，一路趕到湖州收些蠶繭，不料在路得病，誤了日期，以至今日才至貴處。這裏是南北通衢的，不知今年的絲價，較往常如何？」掌櫃道：「敝地離湖州尚遠，彼處的行情，也聽得人說。春間天氣晴和，蠶市大旺，每百兩不過三□四五兩的關敘。前日有幾個販絲的客人，投在南街上薛廣大家行內，請他代賣，聞開盤不過要三□八九兩碼子。比較起來，由此地到湖州不下有月餘的路程，途費算在裏面，比在當地收買倒還廉許多。」狄公聽了這話，故作遲疑道：「不料今年絲價如此大減，只抵往常三分之二，看來雖然為病耽擱，尚未誤正事。你們這地方絲行，想必向來是做這項生意的了，行情還是聽客人定價，抑是行家做價，行用幾分？可肯分期取銀。」掌櫃的說道：「我們雖住在颶尺，每年到了此時，但聽見他們議論，也有賣的，也有買的。老放莊客的人，由此經過，皆知道這裏的規矩。俗言道：『隔行如隔山。』其中細情，因此未能曉得。客人想必初來此地，還不知尊姓大名。」狄公見他動問，乃道：「在下姓梁名狄公，皆因時運不佳，向來在京皆做本行的買賣，從未到外路去過。今年咱們行內，老莊客故了，承東家的意思，叫咱們前來，哪知在路就得了病症。現在你們這裏行情既廉，少停請你帶咱們前去一趨，打聽打聽是哪路的賣客。如果此地可收，咱也不去別處了。」掌櫃見他是個大本錢的客人，難得他肯在此地，不但圖下次主顧，即以現在而論，多住一日，即賺他許多房金，心下豈不願意？連忙滿口應承，招呼堂倌，辦點心，送酒飯，照應得□分周到。

到了下晝時分，狄公飲食已畢，令喬太在店中看守門戶，自己同馬榮步出外面，向著掌櫃說道：「張老板，此刻有暇，你我同去走走。」掌櫃見他邀約，趕緊答應，出了櫃臺說道：「小人在前引道。離此過了大街三兩個彎子，就是南寨口，那就到了。」說著三人一同去。

果然一個好大的寨子，兩邊鋪戶□分整齊，走了一會，離前面不遠，掌櫃請狄公站下，自己先搶一步，到那人家門首，向裏問道：「吳二爺，你家管事的可在家？我家店內有一緞行莊客，從北京到此，預備往南路收的，聽說此地絲價倒廉，故此命我引薦來投寶行。客人現在門首呢。」裏面那人，聽他如此說法，忙答道：「張六爺，且請客人裏面坐。我們管事的，到西寨會款子去了，頃刻就回來的。」狄公在外面見他們彼此答話說管事的不在行內，心下正合其意，可以探得這小官的口氣，忙向張六說道：「老板，咱們回去也無別事，既然管事的不在這裏，進去少待便了。」當時領馬榮到了行內。見朝南的三間屋，並無櫃臺等物，上首一間設的座起，下首一間堆了許多客貨，門前白粉牆上寫了幾排大字：「陸永順老絲行，專辦南北客商買賣。」

狄公看畢，在上首一間坐定。小官送上茶來，彼此通過名姓，敘了套話，然後狄公問道：「方才張老板說，寶號開設有年，馳名遠近，令東不知是哪裏人氏，是何名號，現在買賣可多？」吳小官道：「敝東是本地人氏，住在寨內，已有幾代，名叫陸長波。不知尊家在北京哪家寶號？」狄公見他問這話，心下笑道：「我本是訪案而來，哪知道京內的店號。曾記早年中進士時節，吏部帶領引見，那時欲置辦鞋帽，好像姚家胡同，有一緞號，代賣各色京貨，叫什麼『威儀』兩字，我且取來搪塞搪塞。」乃道：「小號是北京威儀。」那小官聽他說了『威儀』二字，趕忙起著笑道：「原來是頭等莊客，失敬失敬！先前老敝東在時，與寶號也有往來。後因京中生意興旺，單此一處，轉運不來，因此每年放莊到湖州收賣。今年尊駕何以不去？」狄公見他信以為真，心下好不歡喜，就將方才對張掌櫃的那派謊言，說了一遍。

正談之間，門下走進一人，約在四五□歲的光景，見了張六在此，笑嘻嘻的問道：「張老板何以有暇光顧？」張六回頭一看，也忙起身笑道：「執事回來了，我們這北京客人，正盼望呢。」當時吳小官又將來意告訴了陸長波，狄公復又敘了寒暄，問現在客貨多寡，市價如何。陸長波道：「尊駕來得正巧，新近有一湖州客人。投在小行。此人姓趙，也是多年的老客絲貨，現在此處，尊駕先看一看。如若合意，那價格格外克己便了。」說著起身邀狄公到下首一間，打開絲包看了一會。只見包上蓋了戳記，乃是「劉長髮」三字，內有幾包斑斑點點，現出那紫色的顏色，無奈為泥土護在上面，辨不清楚。狄公看在眼內，已是明白，轉身向馬榮道：「李三，你往常隨胡大爺辦貨，諒也有點顏色。我看這一點絲貨，不□分清爽，光彩混沌，怕的是做繭子時蠶子受傷了。你過來也看一看。」馬榮會意。到了裏面，先將別的包皮打開，約略看了幾包，然後指著有斑點的說道：「絲貨卻是道地，恐這客人，一路上受了潮濕，因此光芒不好。若這一包，雖被泥土護滿，本來的顏色，還看得出，見了外面就知裏面了。不知這客人可在此處？他雖脫貨求財，我們倒要斟酌斟酌。」狄公見馬榮暗中有話，也就說道：「準是在下定價買了，好在小號用得甚多，就有幾包不去，也可勉強收用。但請將這趙客人請來，憑著寶行講明銀價，立即可銀貨兩交，免得彼此牽延在此。」陸長波見他如此說法，難得這樣買賣，隨向吳小官道：「趙客人今日在店內打牌，你去請他即刻過來，有人要收全包呢。」小官答應一聲，匆匆而去。張掌櫃也就起身向狄公說道：「此時天色已晚，過路客人，正欲下店，小人不能奉陪了。」復又對陸長波說了兩句客氣話，一人先行。狄公見小官走後，心下甚是躊躇，深恐此人前來，不是凶手，那就白用了這心計，又恐此人本領高強，拿他不住，格外為難。只得向馬榮遞話道：「凡事不能粗魯，若我因有了耽擱，不肯在這寨內停留，豈不失了機會？所幸有趙客人在此賣貨，真是天從人願。臨見面時，讓我同他開盤，你們不必多言。要緊要緊！」馬榮知他用意，當時答應遵命，坐在院落內，專候小官回來。不多時，果然前日半路上那個大漢一同進門。

不知此人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